

读·品·悟®

与文学名家对话·中国当代获奖作家作品联展

高长梅 王培静/主编

最初的花朵

邓洪卫◎著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与文学名家对话·中国当代获奖作家作品联展
高长梅 王培静◎主编

最初的 花朵

邓洪卫 著

DENGHONGWEI
WORK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初的花朵 / 邓洪卫著. - 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13.7

(与文学名家对话:中国当代获奖作家作品联展 / 高长
梅, 王培静主编)

ISBN 978-7-5511-1283-3

I. 最… II. 邓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②小
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53918 号

丛 书 名: 与文学名家对话:中国当代获奖作家作品联展

主 编: 高长梅 王培静

书 名: **最初的花朵**

作 者: 邓洪卫

策 划: 张采鑫

责任编辑: 于怀新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特约编辑: 李文生

全案设计: 北京九洲鼎图书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6 / 32 / 24 / 28 / 29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北京中振源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00 1/16

字 数: 155 千字

印 张: 11.5

版 次: 2013 年 8 月第 1 版

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1283-3

定 价: 28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C 目 录
CONTENTS

第一辑
梦里梦外

最初的花朵 / 002

看戏 / 004

喝酒 / 007

电影往事 / 010

小学女同学 / 013

初中女同学 / 017

写门对 / 021

牛五爷 / 025

叶老师 / 027

三姨奶 / 031

大姑父 / 033

第二辑
构虚构实

秦武 / 038

阳台上的女人 / 041

租房记 / 044

父亲的泪 / 047

目 录 CONTENTS

- 一九八三，上南京 / 051
一九八六，逃跑 / 054
一九八七，初恋 / 056
流水 / 060
一匹马，三个人 / 064

第三辑 且行且看

- 山西吃面 / 068
琵琶湖记 / 072
乡村宴会与音乐 / 074
沂南行记 / 077
朗读，在早晨或夜晚 / 080
陪女儿读书 / 082
女儿的同学 / 085
酒桌上 / 087
停博小记 / 090
-

C 目 录 CONTENTS

第四辑 人来人往

- 奎山老师 / 094
散说宗利华 / 097
裴老师 / 098
刘老师 / 101
周老师 / 103
钱老师 / 106
行者老杜 / 109
朋友周长国 / 112
同学小荷 / 115

第五辑 我写我说

- 我的三国情缘 / 120
大师的境界与魅力 / 124
白开水是饮料里的最高境界 / 127
换个角度看历史 / 131
《初恋》真相 / 135
姜桦印象 / 138
-

C 目录 CONTENTS

- 大自然的牧神 / 141
星空下的旷远 / 143
莫言跟咱没半毛钱关系 / 145

第六辑 自言自语

- 我为什么读书 / 150
我为什么写作 / 151
 做梦 / 153
 咸盐碎雨 / 156
思想的小花 / 163
与自己相处 / 166
 万物生长 / 167
失眠者的梦 / 170
-



梦里
梦外

第一辑





| 最初的花朵 |

我从小性格内向，来客人从不敢到桌上吃饭，而是趴在“小锅屋”里吃。初中毕业之前，我只在我们那个乡里转悠，没有出过乡，更没有去过县城。县高中的录取通知书下来，我胆怯得不得了，想象着县城到底是什么样，比我们乡的道路大多少。开学了，父亲带我到乡里的车站。有熟人问，去哪啊？我父亲骄傲地说，去响水，儿子考上县中学，我送他去呢。熟人说，他这么大了，还要送啊，自己去呗。父亲说，他没去过，不放心。汽车来了，好大的汽车，大汽车拖着一个大汽车。长那么大，我第一次坐公共汽车。两节车厢，都挤满了人。我就想，这每天得多少人去县城啊，原来去县城并不是稀罕事，人人都可以去，只是我浅陋无知坐井观天罢了。到了县城，坐三轮车从东往西穿过整个县城，那感觉真是好啊，街道宽敞，高楼林立，大商场、影剧院、文化宫，都是乡下看不到的。我越来越觉得自己作为乡下人的浅陋，惊惧于大城市的威严。

在县城念了几年书，又到江南读了一圈中专。毕业后回来，在乡镇两三年，回县城，呆了十来年，又到市里上班，也有六七年。屈指一算，自己进城也有二十多年矣。二十多年，在城里有正规的工作，有自己的房子，每天跟城里人一起上班下班，喝酒聊天，坐公交车，闲下来，到公园散步，到豪华影院看电影，到大超市购物，到大商城里买东西，节假日还



从城市到农村去钓鱼、扳罾、摘草莓、吃农家菜，恍若自己像模像样真是个城里人了。其实我的外在表现，还不时流露出乡下人的破绽，我的骨子里就是一个乡下人啊。

我常常想，有一天，退休了，就到乡下去，买地盖房，自己就在乡下养老，养养花，种种草，伺弄一个园子，种些蔬菜。搭起丝瓜架子，让丝瓜藤子曲曲弯弯缠绕着架子，让丝瓜在绿叶之间垂挂着，自己就在园子里放一张躺椅，晒晒太阳，听听音乐，读读书，写写作，闭目养神。刘备当年在曹操眼皮底下学圃种菜，是为了隐藏自己，怕曹操识破他的志向。我没有什么志向，只想安安静静地过乡村生活，回归乡野就是我的志向。在城里，我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到乡下，却能将自己的灵魂稳妥安放。我常常在思考，为什么我在城里几十年，却仍然改变不了我在乡村十几年的积习。我仍然不爱说话，尤其不爱说讨巧奉迎的话。因为我喜欢简单的相处，真实的行事方式。乡村生活虽然短暂，却是我最初的生活。这最初的生活，犹如初开的花朵，其本质洁净、自然、美好，散发出质朴的泥土芬芳。如今，虽时隔久远，被城市风尘久久熏陶，日渐枯萎凋零，朱颜尽失，零落成泥，但曾经质朴的泥土的芬芳，却经年挥之不去，日日萦绕心头，成为我一生的基调，也成为我一生的向往。

陶渊明一句“田园将芜胡不归”，问出了多少人的心声，也问出了我的心声。但我是小人物，无才无德，怎敢学比陶公，更无陶公之勇气。我还要在城里装模作样地活人，为五斗米而折腰。虽然在睡梦中时闻犬吠鸡鸣之声，飘过炊烟袅袅，但事实上已很难回到乡村。城里有我的工作，有我的家，有我无法割舍的丝丝缕缕。于是，我在城里做着乡下的梦，写下回忆童年生活的文字，是对最初的花朵的怀念，也算是一种情感慰藉。前苏联作家普里什文说，写书就像为自己的后辈写一篇关于心灵的遗嘱。我没有这样的境界，我写书就像为自己写一篇心灵的悼词，这悼词将与我一起埋葬，直至消失。

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，我们的城市刚刚落过一场大雪。厚厚的一层雪

啊，只半天时间就融化了。这是春雪。春雪过后，天气渐暖。再过几天，春雨将至，一切都将欣欣向荣。



| 看 戏 |

因为喜欢听书，所以喜欢看戏。书戏同源嘛，虽然不是太懂艺术，但喜欢戏的韵味，喜欢戏的感觉，老生一捋口，银须飘洒，花脸一发怒，哇呀呀呀，青衣一甩袖，苦呀，咿咿咿呀。我的眼睫毛抖动，耳朵都酥了，心跟着忽忽悠悠飞扬起来。

曾经年少，喜欢家乡的淮剧。第一次看淮剧，是两三岁的时候。在我们乡唯一的剧院里，乡里人都叫大礼堂，开大会的地方。好像是我的邻居抱着我去的，挤在剧院的中间。当时感觉剧院里密密麻麻地挤满人。我往台上看看，面前人挡着，看不清楚，我就木讷讷地看台下的人，一个个痴痴迷迷、乐乐呵呵的，伸着个脖子瞪着眼，往台上看，觉得很好玩。我的邻居也踮着脚往台上看。忽然邻居把我递给前面一个人，前面一个人又往前传，我在人头上翻滚，一溜儿地滚到了台上，我在台上站定了，有点发痴，呆愣愣的，咧开嘴要哭起来，却忽然看到母亲坐在台后面向我招手，我便像企鹅一样一摇一摆地过去了。我母亲是大队里的干部，待遇有点特殊，大概是参与组织了这场活动，就到台上看了。邻居看到她，便把我传到台上了。那是我第一次看戏，我坐在母亲的腿上，瞪着大眼睛，看面前的人长袖善舞，舞枪弄棒，举手投足跟正常人不一样，说话也拿腔捏调，觉得很好玩，便在母亲的怀里呵呵地笑了。而母亲一边看戏一边跟旁



边的人说话，我想可能也说到我。她说，你瞧这小人儿懂得什么，也痴痴迷迷地笑。那时候我只有两三岁啊，能记得这么真切，我自己都有些恍惚如在梦中。

渐渐长大，我就喜欢上了戏。我喜欢听街上大喇叭里放淮剧。那时候，刚听完评书《杨家将》，就喜欢上《杨家将》的戏。喜欢《告御状》《河塘搬兵》等，还有《秦香莲》《珍珠塔》《吴汉杀妻》。那时听的还是感觉和味道，并不明白其中的剧情，特别是唱词中跟评书中许多不相符的地方，还有用词不讲究，剧情发展逻辑混乱，前后矛盾，与人物形象并不相符等等。我就想，淮剧毕竟是地方戏，属于民间文学，底层人听的，登不得大雅之堂，听的就是个热闹，不需太认真。听的多了，也会哼两句。特别喜欢唱《告御状》和《河塘搬兵》里杨六郎的唱段。至今我还能记得当中的一些唱段：

八千岁你不提搬兵我绝不讲，
提起了搬兵好一似箭穿胸膛。
千岁啊！请坐石凳听我言讲，
我今天要诉一诉杨家的冤枉。
曾记得你叔侄被困五台山上。
全不知山脚下有辽兵埋藏，
你叔侄犹如同鱼儿入网，
五台山只困得铁壁铜墙。
人在难中想好友，
君在难中想忠良。

.....

印象非常深的一次看戏，是初中时的一个下午，乡里来了一个剧团，演的是杨家将的戏《白虎堂》。我父亲是老师，学校里每人发了一张票。

我父亲没空去看，便把票给高中毕业在家的姐姐去。我也想去，便缠着姐姐商量，把票让出来给我看。姐姐不同意，说你上学呢，怎么会有时间看。我说下午课不要紧，还是让我去看吧。姐姐还是不同意，我就先到学校请了假，然后到剧场门前等姐姐。姐姐见我这么想看，没办法，就带我混了进去。正好旁边有个空位，我就坐在那看戏。看得很入神，就在八贤王来到河塘搬兵，杨六郎出来要大放悲声的时候，来了查票的，看到我和姐只有一张票，便要我们出去一个。我姐看看我，我看看我姐。最后我姐瞪了我一眼，起身出去了。我便继续坐在位置上津津有味地看戏，听杨六郎声情并茂地“痛唱革命家史”了，特别是听到杨六郎唱到：金沙滩双龙会大杀一仗，大哥长枪，二哥短箭，三哥马踩，四哥八弟失番邦，三个在五个亡，这一仗还剩下五郎六郎还有杨七郎！那唱腔抑扬顿挫，哭哭啼啼，只听得我鼻子发酸，声泪俱下。全然不知道回家后等待的是一顿痛打，只打得声泪俱下。

工作以后，喜欢听京剧，特别喜欢听西皮流水。喜欢《三家店》秦琼的唱段：将身儿来至在大街口，尊一声过往宾朋听从头，一不是响马并贼寇，二不是歹人把城偷。喜欢听《甘露寺》里乔国老唱段：劝千岁杀字休出口，老臣与君说从头，那刘备本是中山靖王的后，汉帝玄孙一脉流。喜欢听《空城计》里诸葛亮的唱段：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，评阴阳如反掌博古通今，先帝爷下南阳御驾三请，算就了汉家的业鼎足三分。喜欢听《珠帘寨》里李克用的唱段：昔日曾有三大贤，刘关张结义在桃园，弟兄们徐州曾失散，古城相逢又团圆。喜欢听《西厢记》红娘的唱：将张生隐藏在棋盘之下，我步步行来你步步爬，放大胆忍气吞声休害怕，这件事叫我心乱如麻，可算得是一段风流佳话，听号令且莫要惊动了她。等等。真是好听啊，听得如醉如痴。我听戏一般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听，听《秦琼卖马》里秦琼的落魄，听《霸王别姬》里霸王的悲壮。想想古人的艰辛与磨难，想想自己还有活路，更加坚定生活的信心。

人到中年，面临着许多危机，工作和生活都特别繁忙，很少能静下心来

听书看戏了，更别说是进入剧场。我们这里长年也没有剧团来演戏。最多是星期天躲在家里看看中央电视台的戏曲频道，过过戏瘾。往往听不了几句，又会想起一件没做完的事，就赶紧关了电视，忙正经事了。

愿意偷得半日闲，闷在家里，什么事也不做，看戏，听戏。多想回到少年时，体味听书看戏的无忧无虑的快乐呀！



| 喝 酒 |

我这人不会喝酒，曾经滴酒不沾，一沾头就大，脸就红，嗓子就粗，眼皮就重。眼皮重得不想撩，那是犯困。我很羡慕那些能喝酒的人，别人问他能喝多少酒，他会伸出一个手指头，当然不是一两，也不是一斤，也不是一箱，而是一直喝下去。若问我能喝多少酒，我也伸出一个手指头，不是一两，也不是一斤，也不是一箱，也不是一直喝下去，而是一弹，不是一坛，是一弹啊。是用手沾下酒，弹一滴到嘴里，醉了。当然这是笑话，是相声。但我不能喝酒却是真的。小时候大人喝酒，在旁边闻着就晕，但看着大人喝得有滋有味的样儿，想一定很好喝吧，趁人不在，偷偷地抿上一口，辣得眼泪鼻涕一块流。那时就想，酒不好喝，喝酒是受罪，以后滴酒不能沾，不找罪受。

话虽这么说，不喝酒只是一个愿望，长大后一步步地被引入酒场，不找罪受，罪自己长腿找上门来，不受也不行。我性格虽不孤僻，也不活泛，人多的场合少有言语，反应不机智，不会拒绝。在喝酒上，往往身不由己。一开始杯是空的，别人来给我倒酒的时候，我推辞，不能喝，不



倒，倒了浪费这美酒。人家会说，作家怎么能不喝酒呢？李白斗酒诗百篇，你不要喝一斗，喝一杯回去好文思泉涌啊。我说，我要是不喝酒，回去头脑清醒，还能写点文字，如果喝下这一杯，头昏脑涨，啥也写不出的。人家听了，哈哈地笑着，不会的，你们响水人小麻雀都能喝三两酒呢。我说，响水人能喝酒不假，可也有不能喝酒的，我是不能喝酒的。人家说，就一杯，第一杯满上，下面就随意了。话说至此，再不好拒绝，只得满了一杯。问题是，我的酒量最多就这一杯。喝了这一杯，热血上涌，豪气顿生，由不喝酒到想喝酒，别人再倒酒时，也不再阻挡，于是第二杯下去，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。再喝下去，必醉无疑。醉了做出什么事体来，就没数了。

我记得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喝酒，是在高中毕业后。那一年高考落榜，在农村种了两个月地，终于熬不得“锄禾日当午、汗滴禾下土”的苦，背着书回到县城补习。同时补习的，还有几个同学。有的住在补习班的集体宿舍，有的合伙在外面租房住。星期天也不回去，在宿舍看看书，或者到街上逛逛，散散心。

那一天是中秋节，有的同学回去了，有的没回去。我和一个周姓同学，还有一个张姓同学聚在一起，在街上买了些凉菜，又下厨弄了两个简单的热菜。菜上桌了，张同学提议，喝点酒吧，要不对不起这桌丰盛的菜。周同学说，好吧。他们两个都说喝，我也没反对。但心里想，他们喝他们的，我反正不喝。张同学去小店里买了酒，大概三块钱。没有酒杯，就用碗。可只有两个碗。我说，正好我不喝了，你们俩喝吧。张同学说那哪行呢？你不喝酒光吃菜，一会菜都让你吃光了。就去跟房东借了一个碗来。三个碗放在一起，酒开下来，哗哗地往下倒。周同学说，少倒点，好干杯。于是就少倒点，盖住碗底。三个人吃了两粒花生米，一起端碗。张同学说，每人说句话吧，说句话开喝。周同学说，为了明年高考成功，干杯！张同学说，为了我们的友谊，干杯！我说，为了第一次喝酒。干杯！那两人都笑了，说，你是有文化的人，说点文词啊。我说，好，为了



我们逝去的青春干杯吧！一起举杯，一饮而尽。那酒实在是辣啊，火一样地入了嗓子，到肚子里也滚烫。我赶紧撇了一块猪头肉，嚼巴嚼巴咽了下去，才觉得好受些。张同学又给每人倒了一些。再干杯。这一次，比刚才好一点，辣味弱了一点。张同学说，酒这玩意儿，第一口辣，第二口微辣，再喝就觉不出辣了，反而觉得香。我虽然没品出香味来，但再喝也不觉得辣了。况且，肉味压住了酒味，只知肉香，不知酒辣。

喝着酒，吃着肉，话就多了起来。三个人谈起高考落榜后的日子，谈起父母期待的叮嘱，邻居们异样的目光，又对来年的高考充满了忧虑，不知是凶是吉，肩上可谓压力山大，免不了一番感慨。最后倒了一浅碗，咣，碰了一下，干了。张同学说，差不多了，吃饭吧。周同学问我，怎么样？吃饭吗？我说，吃饭，吃饭，再喝一点，吃饭。张同学便拿起酒瓶来倒酒，倒完酒把酒瓶往身后放，回过头来时，我已经滑到桌子底下去了。滑到桌子底下，才发现桌子下面还有一人，是周同学。张同学说，好好睡。说完便一头趴在桌上。三人都打起了呼噜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我醒过来，发现自己躺在床上。那两人已经坐在门口凳子上看书了。仿佛听到门口有人说话，原来是房东。房东说，三人喝不到半瓶，就都醉了，这量也太小了点吧。张同学说，平时不喝，把握不住。房东说，酒量这玩意儿，要多练，越练越大。

晚上吃了点粥，我一个人往补习班的宿舍走。到了宿舍，一头倒在床上，又睡了。第二天醒来，觉得胃里翻江倒海一般难受，便跑到宿舍后面哇哇地吐了起来。正好有一个同学看到了，问，你昨晚喝酒了？我说，昨晚没喝。他说，那你咋吐出那么多酒味呢。我说，昨天中午喝的。那同学说，不会吧，昨天中午的酒今早上才吐出来，这也太离谱了吧。我问，昨中午的酒，应该是什么时候吐出来呢？他说，应该是当时就吐出来啊。我按按额头，说，那我吐得确实太迟了。

这事情过去二十多年。二十多年来，经历过无数酒阵，大场面，小聚会，醉过许多次，但都印象模糊，唯有这次醉得真切，永远不能忘记。

喝下去的是酒，流动在身体里的是青春。酒早已散去，散不去的，是苦难的印记，是对逝去岁月的长久怀念。



| 电影往事 |

单位发的电影卡，设计十分精美，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简单的电影票，还有许多看电影的往事。

我们那个村小，一家一家密密麻麻地挤着，找不到一块像样的空地，电影便放不起来，看电影得到邻村去。去得最多的，是西边的三庄村，和南面的皂角村。当然，我们小学校北面火箭生产队的大场上，也经常有电影放。我们放学本不经过那儿，却有时要绕路过去探探，看看大场上两棵树之间是否拉起了黑边白面的一块布，那是银幕。看看布跟树的空间大小，空间大的，是小银幕，空间小的，是宽银幕。我们都喜欢宽银幕，看起来带劲。时间还早，都不愿回家吃饭，有零钱的到街上去买个朝牌饼来撕，没零钱的就去附近的庄稼地里刨个山芋到河里洗干净吃。得早点来啊，占位置啊。位置在银幕的正前方，第一排。

我们小，喜欢坐第一排，看得真切，大人不喜欢坐第一排，嫌脖子仰得酸。我们不怕脖子酸，我们脖子嫩，仰多长时间也没感觉，我们只怕前面有人会挡住视线。可以把书包垫在屁股底下坐，也可以找两块砖。坐下来，还早，大人们还没有来，我们就在各自的前面挖一个小洞，不是做别的用，怕看了一半要撒尿，不能离开去撒尿，一离开，就断了剧情，好位置说不定也被别人占了。有了这个小洞，就不着急了，解开扣子，把尿尿